

81年前的今天，
日军悍然发起震惊中外的
“七七事变”，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起点，也是中华民族进行全面抗战的起点。为了铭记历史，缅怀先烈，珍视和平，警示未来，本报记者专访了达州籍抗战老兵王家瑞，听他讲述当年抗战的艰苦与战争的残酷，让人对中国抗战精神肃然起敬。

王家瑞(左一)

■“纪念七七事变81周年”特别报道

国危若累卵 弱冠请长缨

——达州抗战老兵王家瑞讲述在中国远征军的峥嵘岁月

1927年，王家瑞出生在达城柴市街帝主宫巷王家大院。1944年，在“弃我昔时笔，着我战时衿”的号召下，尚在求学的王家瑞怀揣报国情怀应征入伍，义无反顾地走上前线，成为中国驻印军重炮营的一名战士。

在达州市福利院，记者见到了王家瑞老人，今年已是91岁高龄的他满头华发，年轻时高大俊朗的外貌也不复存在，但王老还是耳聪目明，身体健朗，身上的军人之气未曾散去。王老的房间干净整洁，床头摆放着他年轻时的军装照，照片后是一张整版报道孙立人将军的报纸，墙上挂着他与家人的合影，还有不少关爱老兵协会送来的锦旗。

再叙往昔，王老看似风轻云淡，但在交谈中，却难掩对牺牲同胞的追思，对逝去战友的怀念，对如今和平的珍惜。

学生入行伍 奔赴印度兰姆伽

1944年4月，日本发动豫湘战役，至8月先后占领郑州、长沙、衡阳等地。9月，日军发动柳桂战役，至秋季，日军侵华已达贵州省内，逼近重庆。正面战场遭到巨大挫折，引起社会各界强烈责难，当局把军事失败的原因说成是兵员身体素质和文化素质太差，于是发出“一寸山河一寸血，十万青年十万军”的号召，广泛动员青年学生参军。

当时17岁的王家瑞是达县通川中学的高中学生。在号召下，他满怀热血地报名参军。“达县报名参军的人很多，还有不少女同胞，大家都很踊跃，都想上前线保卫祖国。当时我们坐船到重庆，又从重庆坐汽车到昆明，在昆明坐陈纳德将军的运输机到达印度的兰姆伽。”王老告诉记者，那个年代汽车都很少见，更不要说飞机，而当他踏上飞机的时候，他才意识到自己已经不是学生了，而是一名即将前往战场杀敌的战士。

前往印度的途中，知道自己是去前线打日本人，一群新兵都很兴奋，丝毫没有意识到战争的残酷。“现在看来，一个人的命运其实早就注定了，当时我是分到炮兵营，因为炮兵是支援步兵作战的，安全一点，我的不少同学都被分到步兵营了，在后来的战争中很多人都牺牲了，活下来的同学也都联系不上了。”王老说，战争是非常残酷的，自己能够存活下来，真的很幸运。

加入驻印军 换上美式新装备

1941年12月23日，中英在重庆签署《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》，中英军事同盟形成，中国为支援英军在滇缅(时为英属地)抗击日本法西斯、保卫中国西南大后方，组建了中国远征军。1942年入缅作战的中国军队在作战失败后，一度退入印度，在美军整编下成立“中国驻印军”。

抵达印度兰姆伽基地后，王家瑞开始接受训练。王老说，跟国内的大部分抗战部队相比，他们率先装备上了先进的美式武器，“步枪的子弹一连串地打出去，很难遇见卡壳、炸膛这些情况。每个连队都装备了火箭筒，那可是日军坦克部队和碉堡的克星。”

“当时我们的给养也是美国的，穿的是卡其布衣服，鞋子是半筒黑色伽拉皮鞋，走路的时候会‘咔咔’响，出操的时候

声音特别好听。”谈起在印度训练的时光，王老笑着告诉记者，当时部队的给养还分为士兵、尉官、校官、将军给养包，给养包里有香烟、口香糖、巧克力、罐头、牛奶等食物。

“我们住的是帐篷，帐篷里还有汽化炉，可以煮咖啡。但是我们吃不惯美国给养，还好部队里有人会去市场买菜做饭，我们才不用每天喝牛奶吃罐头。”王老说印度的气候很热，每走一公里左右马路边就会有一口井，当地人会将井水浇在脸上解热，但新一军没有一个人这样做，因为部队的纪律很严格，高级军官们对士兵的衣着、言语和行为更严格。“有些部队还专门请了美国教官来给我们讲课，还要教我们英语。”王家瑞说，正是有着严格的要求，当地百姓对中国驻印军的态度并不差。

挥戈上前线 参与八莫、南坎战役

几个月训练结束后，王家瑞被分到了炮兵营，跟他一起参军的同学有些被分到步兵营、装甲部队，有些被分到鸿翔降落伞部队。一起参军的同学老乡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走散，大多数牺牲在战场，魂飘异乡。

1944年8月，中美联军克复密支那，反攻缅北的第一期战斗结束。驻印军进行休整扩编，新军扩编成两个军，即新一军和新六军，孙立人任新一军中将军长。10月，反攻缅北的第二期战斗开始，在孙立人将军的率领下，王家瑞所在的新一军发起了密支那、八莫等战役，新一军沿密支那至八莫的公路向南进攻，连续收取日军占领的缅甸八莫、中国南坎。1945年1月27日，新一军与滇西中国远征军联合收复中国境内的芒友，打通了滇缅公路，与滇西远征军在芒友会

师。随后，孙立人指挥新一军各师团继续猛进，3月8日攻占腊戍，3月23日占领南图，24日占领西保，27日攻克猛岩，消灭中缅印边界所有的日军主力部队，胜利结束第二次中缅印战役。

“战争是非常残酷的，密支那、八莫战斗之后，战场的部分山坡被削平，光秃秃的树枝孤零零地耸立着，地上不仅散落断树残枝，人的残肢断臂也随处可见，阵地上的土都被鲜血染红了。”回忆起那几个月战斗，王老的眼中含着泪水。

如今，战火和硝烟虽然远去，但曾经的战争经历依然影响着王家瑞老人一生的记忆。已过鲐背之年的他时常翻阅已经泛黄却保存完好的报纸和照片，也时常坐在翠屏路的德克士享受安宁与幸福。

□见习记者 严衡珏 黄先丽

